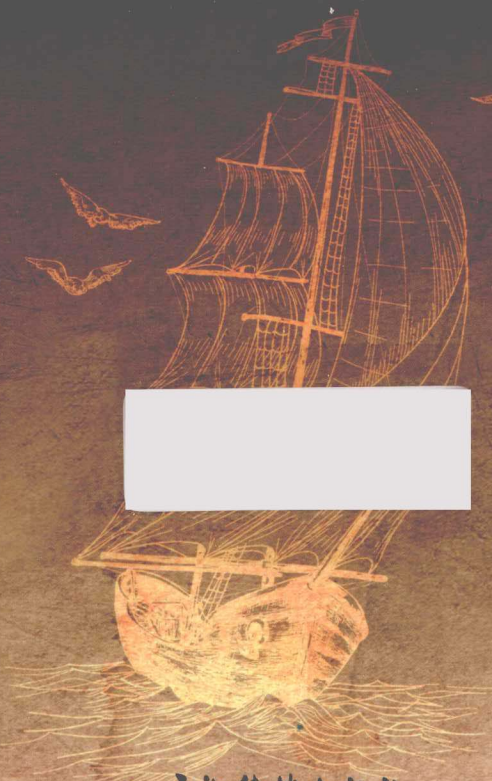


新闻出版总署“中古经典互译出版项目”

黄色行李

玛尔塔·罗哈斯(古巴)著 张鹏译



辽河传播出版社

新闻出版总署“中古经典互译出版项目”

黄色行季

玛尔塔·罗哈斯(古巴) 著

张鹏 译

辽河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色行李 / (古) 罗哈斯著; 张鹏译.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85-2293-7

I. ①黄… II. ①罗…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古巴—现代 IV. ①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9182号

© Marta Rojas 2009

©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2009

Chinese Text ©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2

策划编辑: 荆孝敏
责任编辑: 郑 磊
西文翻译: 张 鹏
西文审校: 孟宪臣
翻译统筹: 孙新堂
封面设计: 刘 娜 石岩强
内文设计: 张 红

黄色行李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1号生产力大楼B座7层

邮 编: 100088

网 址: www.cicc.org.cn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笑容可掬 / I

第一章 黄色行李 / 2

第二章 冰冻的木乃伊 / 12

第三章 范倪择主 / 25

第四章 唐克的经历 / 33

第五章 比维亚尼街的按摩师 / 42

第六章 脚凳和屏风 / 52

第七章 范倪的演讲 / 61

第八章 唐·克·支那 / 71

第九章 假面 / 77

第十章 脱衣仪式 / 85

第二部分 合着大地上的乐曲 / 97

第十一章 祝福, 神父 / 98

第十二章 唐装 / 104

第十三章 爱的小屋 / 110

第十四章 布鲁尼尔达 / 116

第十五章 饶舌的小丑 / 130

第十六章 真相曝光 / 142

第十七章 交易 / 148

第十八章 隐盖的真相 / 158

第十九章 未写完的信件 / 162

第二十章 这是怎么回事? / 170

第二十一章 工作的回报 / 179

第二十二章 柔软的水 / 181

第二十三章 剧场的箱子 / 189

译者序 / 192

第一部分 笑容可掬

第一章 黄色行李

在世界的另一端，大清帝国，正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第二百零九个头，这一年是个牛年。与此同时，在世界的这一端，一位年轻的旅者提着一个印花皮箱和一个装满书的木箱来到了哈瓦那。他是在匆忙之中收拾的这点行李，只需要一个行李员就把他的这点东西搬到了酒店二楼的八号房间。房间的位置非常优越，抬头就能看到海景风光，不过他每天要支付两个金比索的房费。这个旅者当年二十三岁，他的年龄可以从他在酒店的登记簿上看出来。那一天是1853年1月25日。

“我现在安的列斯群岛最富裕的古巴首都——我敬爱的父亲的出生地。啊，美丽的土地！我怀着崇敬和爱慕向你问好。是你，曾看见那双摇曳我摇篮的大手。”年轻人在“巴斯克贵族酒店”的来客登记簿中写下了这样热情洋溢的话语。他还用清晰明了的笔触写下了他的个人基本情况：尼古拉斯·唐克·阿梅罗，来自新格拉纳达的算术老师。

只有表哥菲利克斯一人去港口迎接他，也只有表哥知道，这个年轻的旅者在波哥大蹲了三个多月的监狱。虽然他犯下了罪行，但对他执行的惩处却过于严厉。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做逃犯。之所以能提前脱身，完全是受了他亡父名望的庇护。尼古拉斯没有给表哥菲利克斯·唐克·博世梅尼尔带任何见面礼。尼古拉斯早年在纽约求学，之后又赴巴黎学习，这么多年以来，菲利克斯是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的少数人之一。在求学期间，他学到了扎实的经济知识。不过，相比于他所掌握的另一门知识——当时流行的人文文化，经济学让他走过了一条极为崎岖的道路。由于在波哥大的倒霉遭遇，现在他

唯一的渴望就是将他写的那本算数书发表，这本书遵循了欧洲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尽管表哥的脸上表现出明显的担忧，尼古拉斯却很高兴。当表哥向他肯定书一定会发表时，他的脸上挂上了满足的神情，似乎提前感受到书发表带来的成就感。

“那我们……？”

“别说了！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政治，这里危机四伏。我跟你直说吧，首先，我们正处在大选前夕……”表哥必须要提醒他，因为他深知尼古拉斯可是有股子闯劲。

“你把话说清楚点，表哥！这里有大选，在这个忠实的古巴岛上吗？”

“别开玩笑了，尼古拉斯！你懂的：美国的选举。富兰克林皮尔斯^[1]肯定会当选为总统。他当选后，会任命前参议员皮埃尔·索莱为驻马德里大使，许多人都很清楚皮埃尔对年轻的美国非常忠诚。这个原因足已让他赢得西班牙女王的宠信。女王已经有意图想把古巴岛、连同岛上的我们这些所有居民，全都卖给美国人。”

表哥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讲。

“尼古拉斯，你想想，卖掉古巴，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吞并啊？我们还不得随着土地一块被卖了啊！白人和黑人都是同样的价码吗？我们会成为美国南方诸州的奴隶。这可真是被人从背后捅刀子！有些人称美国人是“强盗”，另一些人称他们为“救星”。三年前，他们从那边过来，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起过一面所谓的古巴国旗。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个吧。”

“然后呢？”

“第二次再有人升古巴国旗的时候，西班牙人把那个带头的处决了。”

[1] 富兰克林·皮尔斯：美国第14位总统。

尼古拉斯对宫廷阴谋或是什么美国想把古巴变成其后院这样的话题根本就没有兴趣。他来自南美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斗争是另一番景象。他不想成为所谓的“强盗”或“救星”，不过，对这件事情他还是很清楚的。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清楚皮埃尔先生对于购买古巴岛的极大热情。对于“后院”不“后院”这样的政治问题，表哥完全没必要为他担心。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表哥，又把话头拉回到原来的话题。

“那么，我的书可以命名为《算术理论与实践大全》。我想要在报纸广告上看到这样的书名。对了，还应该非常显目地加上这句话：“适用于所有西语美洲中学，因为其中涵盖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且这些原理已经被所有类型的商务计算，以及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算术问题所证实。本书由尼古拉斯·唐克·阿梅罗编写，此人曾是巴黎商学院高材生、波哥大算术教授。”

“你正经点，尼古拉斯！”

“表哥，我是认真的呀！不过，你应该给我开启的是这样一扇门：要么是数学之门，要么是在新建的铁路系统里工作。别忘了，我可是学经济的。”

俩人就说到了这里。

从第一次仓促踏上哈瓦那到现在又过了几年时间。此刻，年轻的尼古拉斯再次来到了这座城市。几年过去了，尼古拉斯脸上的唯一明显变化就是那满脸的胡子。这一次，他还是去“巴斯克贵族酒店”登记入住。不过，他此次登记的身份是尼古拉斯·唐克·阿梅罗先生，伦敦-纽约-香港贸易办公室，进口商人，这些文字当然都是用英语写的。

这一次尼古拉斯行李众多，一个行李员可不够用了。酒店里所有的白人员工——一群粗蛮的加利西亚小伙子们全都行动起来；这还

不行，这帮人还要求助于好几个出生在古巴的黑人来帮忙。一大帮子人都来搬运数量众多，体积庞大的行李。这些行李远渡重洋而来，带着不同海域的怪味。行李是用灯芯草和植物纤维编织袋装着的，上面用厚重的染料勾勒出各种图案：河流、高山、树木、枝头的飞禽、莲花池中的金鱼、白玉碗里的果实。行李之中不乏贵重的皮箱，上面缠绕着铜箍，挂着精致的铜锁。咋一眼看去，有几个巨大的圆筒形的行李，就像卷起来的地毯塞在酒椰套子里。这种行李很有柔韧性，搬起来不大方便。看搬运工的反应就知道，这些东西挺扎人的。行李远远不止这几种，除了上面的这些，还有带香气的木头箱子，箱子上有英文标示，注明里面是易脆品。从行李员把它们抬放上拖车的费力劲儿推测，这些箱子很沉。拖车是用棍子和麻绳缠成的，很简陋，人们用这些简单的拖车把行李全部搬运到酒店的地下室。

尼古拉斯·唐克先生本人亲自监督着从八辆小车上卸货。每辆小车都是由两头骡子拉来的，车上的货物堆得像塔一样高。尼古拉斯的表哥不时进进出出，仔细地安排着表弟九十件箱箱柜柜的摆放。

“九十件。”表哥菲利克斯高声对尼古拉斯说，好让酒店老板也能听到。老板走了过来，“这些行李的实际价值无法估量”，他用更神秘的语气对老板说，“您看到的这些东西大概要值三万金比索，和您的酒店等值，抑或比这酒店更值钱。所以，您可得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

“巴斯克贵族酒店”的大门分为三扇，此刻，在酒店大门口，刚刚抵达的尼古拉斯正在跟骡车车夫们说话，他和每个车夫都约好了一件事情：在三星期内或是最晚一个月内，骡车要把部分行李搬运到市郊的一栋房子里。

尼古拉斯的身边围满了充满好奇的各色人等。他享受着人们的

好奇，也憧憬着这趟买卖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错不了！黄种人和他都知道，在中国的属相里，猪年可是个好兆头！猪是中国农历中的第十二个属相，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如果牲口栏里挤满了肥猪，那可是财富满盈的象征。他从这个千年古国学到了好多知识，决不会忽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他第一次狼狈不堪来到哈瓦时正值牛年。中国人把牛当成好伙伴，在诗歌、绘画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倍加褒扬。他最初的成就正和牛年的象征意义有关：他的第一本书发表了，并且还当上了老师。一个像他这样理性的人本不该被如此遥远国度的文化传统牵着鼻子走，不过，相信一个有好兆头的预言又有什么妨害呢？况且，这个预言还是很有道理的。在这里，难道不也是在用牛耕地吗？难道不也是在用牛车拉甘蔗吗？在这个岛国，这个世界的糖罐，可以发现好多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事情，牛确实也是人的好伙伴。

在卸货过程中，尼古拉斯不止一次地打断加利西亚小伙子们的工作。他在每个环节上都细致入微，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随着物品一件一件拿出来，他一直坚持仔细查看箱子的锁是否上好以及其他细节，还不停地训斥黑人和白人：

“小子们，你们小心点！箱子里装的可都是艺术品，你们可得搞清楚！我不想看到任何铜件上被划出了痕、瓷器被打碎。一件都不能损坏！”

如果有人能窥探到他脑子里打的算盘，也许就能明白其实他并不是在意那些细节，而是想要壮大声势，引来更多人的注意。周围的居民们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把消息传遍整个城市，那些堆积如山的行李会带来不可思议的效果，轰动全城。

在整个卸货过程中，一股异味让好奇的看客们打起了喷嚏，也引得装卸工们一阵喷嚏。猛然打一个喷嚏，工人们身体失去了平

衡。就因为这个，尼古拉斯用葡萄牙语对一个黄种人训斥道：

“范倪，快把这儿的活做完，不要老呆在这里！”

那个黄种人蹲在他旁边，静静地注视着搬运行李，时不时拿竹烟斗吸上两口。烟斗里装的是鸦片，每次他都抽固定量的鸦片。这个地方的黑人与他以往见到的不大一样，他们干活更敏捷、更集中一些。他把这里的黑人与香港的黑人（为英国人效命）相比较，发现了明显的差异：香港黑人注意穿着、表情冷漠，和他们的主子很相似，甚至在穿衣风格上也和主子类似；而在这儿，说到穿着，这帮黑人只穿着短裤，几乎所有人都赤着脚。这儿的黑人和卡亚俄的黑人很像，笑起来都一样。不过，卡亚俄的天气有点寒冷，黑人们不得不裹着毯子，只留出脑袋和双手在外面；卡亚俄的部分黑人还戴着毛帽子，不像这里，戴的都是草帽。他还注意到，“巴斯克贵族酒店”的白员工是没有戴草帽的。

上面提到的那个黄种人名叫范倪。在他的身后，还有九个黄种人，跟他一样蹲着。他们的衣着和范倪差不多：天蓝色丝绸袍褂，刮过眉毛，他们年纪不大，像是青春期正在发育的半大小子。他们留着长长的麻花辫，这对于围观者来说已没什么惊奇的，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也有其他的留着长辫子的黄种人。这些年轻人灵活得就像弩上的弓，而且他们身高都一样，像是按照同一个尺寸修剪过了似的。他们的辫子上系着彩色丝带，指甲光亮，长长地弯曲着。这些人至少有三个将辫子盘在头顶，用长长的红玉簪子固定着。除了这些半大小子，还有四个看起来更小一些的，他们很引人注目，剃着光头，身体非常纤瘦，行动起来时就像是用水胶粘起来的稻草人，或是柔韧性很强的细长钢棍。

最主要的那个黄种人范倪现在已经收起了烟斗。这一天阳光灿烂，他抬起一只手，举到额头上，像帽檐一样遮住阳光往上看。对他

来说，他能看到的周围的屋顶都太扁平了，基本上看不到双坡面的屋顶。所有的房屋都很低矮，根本没法和矗立在北京紫禁城里宏伟的木质皇家宫殿相媲美。在紫禁城的四个边角上，都耸立着高高的瞭望塔，金黄色屋顶，釉彩鲜艳，双檐飞起，带着白色大理石栏杆。他现在的主子尼古拉斯曾对他说，他们将到大海那边一个最富饶的城市去。看起来尼古拉斯从未见过紫禁城，甚至连皇城图片也没有见过。关于城市，主子真的很无知！

确实如此，范倪！这个地方没让你眼花缭乱，但也没让你反感。透过明朗的空气，可以看到明亮干净的天空。这可不像在卡亚俄，那里的天空像是披上了一件深灰色的的大斗篷。就是在卡亚俄港，他们下了第一艘船。之后，大家向南部冰川地区前进（就是南下，你知道方向的）。在卡亚俄港，工人们背着一捆捆的棉花，来来往往给船只装货。这些人既不看你，也不看其他人；可是，在这里，干活的人却是左顾右盼看周边其他人的。卡亚俄的那些工人们走路时只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你注意到了他们的头发，和中国人的头发一样直、一样黑。他们穿着仅能御寒的单薄的衣服，在一股侵袭着码头和城市的潮湿严寒中忙碌着。你的主人唐克先生也不明白那些搬运工的语言；而你，曾多次在大江大河里航行过，有那么一刻，或者不止一刻，你甚至认为卡亚俄就是中国的某个犄角旮旯，比如澳门，尽管在澳门有更多的葱茏，霓虹和喧闹；卡亚俄又好像是印度的某个地方，印度是一个你不了解的地方；卡亚俄也不像爪哇岛，爪哇岛的大海是透明的。

船只把“劳工们”撂下，工人们把一捆捆的棉花摆好，摆棉花是为了平衡好“海洋希望号”轮船。从澳门装船的时候没有安排好货物，轮船载重不均。这一切完结后，载着苦力的船只慢慢消失在你的视线中，仿佛被大海或是幽灵吞没了。幽灵只是无稽之谈，因为你也知道幽灵并不存在。等那艘船消失在那个雾气腾腾的港口之后，

你突然反应过来，是浓雾阻碍了你的视线，让你看不到船了。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想到，类似的场面还要发生，甚而比这个场景更糟糕，那将会是你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的场面。你看到一列船队，在海面上形成一条宽宽的斑点条带，径直向北方驶去。也许在这些船只中，就有把苦力们卸下，随后又“消失”了的那艘船，苦力们下了那艘船之后又将被送到卡亚俄。也可能这些都是你的错觉，你可能全都弄错了。

你从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你懂得东南西北的方位，你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知识。你三岁的时候，人们测试你的智力，你当时就证实了自己很有语言能力，还会操作海用罗盘；五岁时，你就已经会念书、研墨、用毛笔在仿若古代的巨幅卷轴上写下“苍劲有力、美不胜收”的书法。你德高望重的太子太傅就是用这两句话评价你的书法的。也正因为有才智过人，你才在紫禁城的一群“佼佼者”中遴选胜出。

现在，范倪看着年轻的尼古拉斯先生；他站在“巴斯克贵族酒店”门口，小声地又用葡萄牙语对他说：

“那些‘野蛮人’一到，你就立刻通知我，把他们给我带到餐厅。”

听着主人的语气，他明白了事情的重要性。

菲利克斯·唐克·博斯梅尼尔和尼古拉斯一起走在大街上，当时街道上被尼古拉斯的行李塞满了。一回想他表弟对待那个名叫范倪的普通黄种人的态度，他就惊奇不已。表弟对他那么友善，那么尊重，像是对待自己的同谋。你看表弟的表情，那么平易近人，嗓音柔和，抿着嘴的微笑时常挂在他厚厚的嘴唇上。这是尼古拉斯特有的微笑，现在他却为了一个下等人在挥霍自己的天赋。就算是他因为范倪抽鸦片而训斥他时，也没有蹙起他那浓黑的眉毛。而当他训斥那帮

加利西亚小伙子时，就会竖眉瞪眼。看起来，表弟把那个“卑贱”的黄种人当成了与自己同等的人。

他亲爱的表弟确实是个古怪的人。他一直这么看他，一个古怪的人。博斯梅尼尔不是不了解表弟知识渊博，富有美德。他的这个看法和那些庄园主们一致。古巴的庄园主是大量土地和工业不动产的拥有者，他们通过与贵族联姻的方式，逐渐从钱权阶层过渡为哈瓦那贵族。尼古拉斯不会小瞧这些贵族，但也不忽视贵族和前一类人（大地主和大工业主）的诸多共同点，他们引领着科技进步，引领着工业发展，而工业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和新资源。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们把成立的公司交到了他的手上，而且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他还要承担另一项“官方”使命，这可是受托于“古巴总督府”。

尽管菲利克斯·唐克·博斯梅尼尔知道表弟在纽约、伦敦和香港都设有贸易事务办公室，而且这些办公室与许多进步企业家都有关联，但这次他却着实迷茫：表弟这一次的行为不甚谨慎，他在“巴斯克贵族酒店”的旅客登记本上除了写了一些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了他与哈瓦那一些经济团体，那些自由企业的关系。他知道这些信息很快就会传到西班牙当局设在哈瓦那的垄断部门，那帮西班牙人可不会仁慈地任由在美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忠实的古巴岛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这类财团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发展下去。表弟已经作为“哈瓦那皇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总代表去过中国，目的是在澳门和香港建立办事处。至于那些“个头矮的中国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尼古拉斯干的事情肯定不那么简单。

搬运完行李之后，那群加利西亚小伙子便无所事事了。尼古拉斯说他们又笨又蠢，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毛病。这会儿，他们开始嘲笑范倪，他一直蹲着从这头走到那头，整理着那些“奇怪的毯子”。

这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次品，没法让人联想到贵重的水獭皮和海豹皮。不过这些皮毛深色发亮，的确是来自于南极附近。从来到古巴的那一天开始，这些皮毛就一直由范倪看着。看到这些毛皮，他回想起多么可怕景象啊！范倪不愿回想，但却无法忘记。

那些加利西亚小伙子试着模仿这个黄种人，蹲着身子走动，但都做不到。尼古拉斯跟范倪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对他们来说很奇怪的语言。这个黄种人模仿的表情，还有他唯唯诺诺答应样子都把小伙子们逗得哈哈大笑。他们认为，这个“小个子仆人”（其实他们中很多人也是仆人）就像那些“没用的”街头流浪狗一样。有些流浪狗走街串巷，狂吠狂叫以引人注目；还有一些“没用的”狗，连叫也不会叫。尼古拉斯非常清楚这些小伙子的想法，他大声训斥这帮人：

“快滚，愚蠢无知的家伙们！如果你们这帮搬运佬想在这捞点什么好处，那你们可是想错了！”

这位先生的责骂如此严厉恶毒，挨训的小伙子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酒店的老板吩咐他们全都进店，这位客人提前三个月就付给酒店很高的价钱，只有饭钱未付。

“快去干活，笨蛋！”老板嚷嚷着。这一刻，唐克的嘴角又浮现出那一贯的微笑，此时这微笑还带点更复杂的意味，让他的面孔显得更迷人了。

菲利克斯知道，从小时候起，表弟一旦微笑起来，总是很容易就得到别人的信任。就像此时此刻，在谩骂之后微笑又回到他的嘴角。尼古拉斯以他优雅的举止、清新的容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甚至是喜爱，哪怕是初次跟他接触的人也无一例外。

第二章 冰冻的木乃伊

对好奇的围观者们来说，“巴斯克贵族酒店”的行李搬运，以及随之而来接踵发生的事情，在相对很短的时间里就都结束了。不同寻常的行李、那些稀奇古怪的黄种人，都足以成为年轻的唐克先生的最有效新名片。现在，他挽着在当地颇有声望的表哥的胳膊，亲密地走着，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菲利克斯·唐克·博斯梅尼尔出身高贵，又富有学识。尼古拉斯与他谈起了和“野蛮人”打交道的各种细节。他所谓的“野蛮人”指的当然是那帮加利福尼亚人。说着说着，俩人就走进了餐厅，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边坐下，尼古拉斯突然转变了话题。

“这个餐厅本来是想设计成豪华餐厅的，不过模仿得太糟糕了。事实上，表哥，餐厅有好多地方不尽人意，离一座现代化的酒店还差得远呢！和这座城市的风采相比，这个酒店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说到进步和繁荣，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相比，哈瓦那都是熠熠生辉的城市。我上次住在这里时就曾想过，这个最有名的酒店确实应该改建一下。不过，表哥，现在的问题是这里的西班牙人一辈子也未曾见识过一座真正的酒店。美洲的白人后裔贵族，还有他们的朋友们，都不会愿意住在这么差的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见过世面，对美国、欧洲的大酒店还是有所了解的。”

“你也没有必要住在这里呀，有比这更好的酒店，你还可以住在我家，或者住在朋友那儿，有些朋友的房子比我家还舒适。”

“我租这家酒店是把它当仓库使用，原则上……”，他停顿了一下，“事实上，是我不想受到干扰。酒店虽然差了点，不过，你也知道，这里的餐饮还是不错的，只是食物里放了太多的黄油和橄榄